

## 大雪封门

官风华

乡贤郑板桥《瑞鹤仙》云：“清风吹扫，扫落叶尽归炉灶。好闭门煨芋挑灯，灯尽羊香天晓。”挑灯煨芋，羊香伴寒夜，二三知己，围炉夜话，静雅如高古宋画。

冷凝冬日，风雪之夜，山羊粥解决了饥渴，给人安慰。雪夜像一个晶莹剔透的琥珀，乡村就是蜷缩在琥珀心中的小虫子。寒夜客来，温贫暖老的山羊粥，棉衣裹身一样熨帖和亲切。

汪曾祺曾说：“对于土里生长而类似果品的东西，若萝卜，若地瓜，若山羊，都极有爱好。爱好远过桃李柿杏诸果。”山羊生食脆甜，熟食甘软，既可作主食，又可当蔬菜。一经巧手烹饪，也能成为席上佳肴。

大雪封门，寒风萧瑟，最宜卧在家里喝山羊茶。屋外大雪，簌簌而下，如蝶如絮，世界一片缟素，一片寂美。山芋切段，旺火烧煮。山羊茶，汤汁甘甜，青绿爽刮。咖啡色的汤里还能看到桔红色内囊。喝一口，迟钝的味蕾立时陷入鲜美的沼泽中。

雪霁，乡村的夜空清静、高远而辽阔。小院里月光清如溪水，静似画布，瓦屋和枯树闲适安逸地镶嵌在画布上。青霜平添一份柔和，显得寂寥而悱恻。大家一人一碗，直喝到打饱嗝为止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。

喝山羊茶虽没有瓦屋纸窗、清泉绿茶之妙，却又不失乡野情趣，只有端坐农家屋舍，粗陋桑木桌，才能品尝。茶汤微漾着淡黄的色泽，热气腾腾，袅娜上升，是寻常人的龙井、碧螺春，在袅袅香气中徐徐地吸、慢慢地啣，与凡尘无碍，于清淡中品出原味。

郑板桥在家书中说：天寒冰冻时，穷亲戚朋友到门，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，佐以酱姜一小碟，最是暖老温贫之具。清爽早晨，捧一碗山羊粥，若是嚼着萝卜头或苕菜梗来喝，清淡淳朴，爽脆香甜，寒意悄然隐退。

冷风嗖嗖，夕光惨淡，寒雀啾啾，乡愁空旷无边。兜一身寒风入屋，捧一碗山羊粥暖手，便觉日子清新如年画。铁锅土灶，风箱柴火，山羊与糯米你依我依，如民间高手比武拳脚，锅中噗噗乱响，似冰凌乍破，柳笛轻吹，一屋子的情和暖。

山羊粥黏稠香浓，口味甘甜。粥碗里隐现着黄澄澄的山芋段，米粥晶莹绵软有谷香。山羊段，浸泡在清粥里，像是布满了彩虹的图案，闪烁着胭脂般的光泽，滋养着我们从前食物匮乏的乡村生活。

待一碗糯米山羊青菜粥呈现在眼前，菜的青绿，米的稠润，芋的粉糯，已相得益彰地混合成暖胃佳品。蓝花大碗里的山羊粥，静如一泓秋水。用勺轻搅，粥的温柔，粥的柔软，粥的细腻，粥的芳香，顿时把人淹没。吸溜吸溜地喝粥，咯吱咯吱地嚼山羊，声音甜美如小夜曲。

而今，街头饭店，用山羊做原料烹制的精美菜肴常让人耳目一新，颇有一种吃久了膏腴肥胖偶尝黍稷稻粱的味道。油煎山羊，甜润爽口，轻滑经唇，余香不绝。几块芋艿、玉米、山羊点缀于竹篮里，让人垂涎之余，顿觉一种田园生活的清苍疏旷，一种与乡土粮食相交融的踏实清明。

明代《煮粥诗》里说，淡淡薄少滋味，淡薄之中滋味长。喝山羊粥，喝的是一种情怀，一种清凉古意。山羊粥蕴涵着农耕时代的精神和气质，让我们很容易走进内心的清明与平和。大雪封门喝碗山羊粥，一股柔软的乡愁悠忽从心底传递全身。



## 拾忆康定

喇布格涛·央金

## 消失的毛纺厂

“康定毛纺厂”草体大字至今仍残存屹立，犹如一道城门任凭风雨摧残，曾经如火如荼的生产线，就像一张卡片，翻过了就只能留下回忆。80年代的毛纺厂，拥有职工幼儿园、职工宿舍、职工食堂、职工接送车等配套设施。而我刚好赶在我家搬进新建的职工宿舍后不久出生，让人印象深刻的是80年代末这栋职工宿舍就有独立卫生间和自来水，这个小家仅靠一张人造皮沙发和自制电焊的铁皮电炉，就能撑起整个房间的配套家具。那个时候我的营养基本依靠蛋卷罐头的或水果罐头，即使是这样的生活条件，80年代末独有的单元楼房，同事领里间仍然以串门走访“龙门阵”或相互交换饭菜拉近，近到有的时候晚饭吃着吃着就变成了“大锅饭”。五层高的小楼里不是大门紧闭模式，顽皮的孩子们连接道间的墙壁上都留有大大小小的足迹。

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掀起了一股改革潮，毛纺厂由于管理落后等诸多原因一直效率低下，作为国有企业面临改革开放后带来的一系列冲击，

## 迎接新居

搬进新家之前我们借住在四姨单位上面积仅十平米的周转房内，小屋位于中桥附近，因为住顶楼，我几乎是见证着对面农行职工宿舍的从无到有。房子完工的那段时间，能从一楼看到七楼逐渐增添的人气，我每天趴在窗前，担心的却是我们家再不搬进去那些房子就要被别人住了，父母的不易和无奈，甚至是自责都隐藏在内心，不懂事的我根本无法体会。直到商品房逐渐替代单位集资房，要住上新房才不再受学历、工作年限、职务等约束。从最初的水井电梯公寓到三江蔚城再到阿尔卑斯风情小镇，这些颇具特色又有情调的楼盘名，吸引的不仅仅是康定人，更多地还有那些追随“避暑胜地”“洗肺仙境”的外地人。

晚饭后广场上的锅庄舞，从一个小小的圆圈跳得越来越大，仔细看，他们中有外地游客、有外国游客、有本地

## 通往外面的路

小学时代但凡去过成都的同学都会自带优越感，因为九十年代的康定连手机和私家车都还未普及，蜗居在康定的我们更是很少有机会去见识大城市的风光。好在父亲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也经常出差去成都，每当我从成都回来的时候，我都特别开心，因为在那个他随身携带的旅行箱内一定装着带给我的礼物，有的时候是衣服鞋子，有的时候是零食玩具，在我每次打开行李箱的时候总会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这些礼物勾勒出我对成都的无限憧憬和想象，直到十岁那年我第一次随父母到成都度假，激动的我彻夜失眠，两天一夜的路程并没有让我觉得有任何疲倦，偶尔的堵车也会觉得特别新鲜，甚至炎热的天气也阻挡不了我的好奇心。颠簸中到达成都，第一次见识了平原上这片省会城市充满的各种诱惑，我嬉戏于游乐场，驻足于肯德基，由于高原气候条件的限制，甚至连短袖、短裤都是第一次穿。

1999年12月，二郎山隧道全线贯通，去往成都的路程缩短了一半，不需停留，一天便可到达，在往返于康定和成都十八年间，我从儿童长成青年。2017年，雅康高速泸定段建成通车，从两天一夜到八小时再到四小时，从汽车到飞机，今后还有铁路，不得不感叹变化之大。

## 我眼中的农村

虽然康定算不上大城市，但作为在康定城里长大的孩子，确实对农村的概念有些模糊，以至于大概十年前，我才弄清康定的各乡各镇。印象中最农村的农村也就是“幸福桥”，虽然“幸福桥”现在离老城的距离还没我住的新城远，但那里依旧保存了农村的耕作。二十岁那年我才真正去到农村，那是距康定城五十多公里的三合乡，一个对我来说既陌生又落后的地方。

初到三合，的确颠覆了我对农村生活的憧憬幻想。我住的那个瓦房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，墙上挂着铺满灰尘的“十大元帅”图，里面摆着完全可以进博物馆的藤编椅和老式办公桌，我躺在床上，听着房屋夹层老鼠发出的觅食声响，再看着穿着藏青色鱼通服饰的阿婆、阿爷们，讲着我完全听不懂的鱼通话，不禁问自己“我是谁？我在哪？”

因此我的父母没能躲过第一轮下岗潮，从那以后毛纺厂便不复存在了。

离开毛纺厂后，我们家变成了“搬家专业户”，印象中在并不大的康定城，我们就搬过至少五次家。1995年，我们家住进了跑马山山腰处的一套仅三十多平的仓库房。也是在那一年康定发生特大洪水，道路和桥梁损毁相当严重，车辆和行人根本无法通行，站在高处看着被洪水淹没的康定城，读小学的我只为这场灾难换来的停课暗自窃喜，内心藏着每天吃泡面的兴奋劲儿。

那些年“洪水无情人有情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”的横幅挂满大街小巷，我根本想象不到这场灾难给康定的变化。坐在教室里都能听见搅拌机的轰轰声，之后，一座座新楼拔地而起，康定城有了新的模样。

二十多年后，随着城市发展，康定修起了新城，就在离毛纺厂不远的地方。以前从城里到毛纺厂要走很远的山路，期间最多有几户农家，现在，从老城到新城，再到毛纺厂旧址，一路上都是新建的楼房和配套完善的小区。

藏人，还有很多在康定生活的外地汉人，他们和着同一个旋律，踏出的每一个节拍都在表达对幸福生活的满足。

1999年6月6日，我们终于搬进了属于自己的家，父亲在选房前并没有过多考虑，因为住了太久的小房子，能选到大的就是他的初衷，所以我们住进了当时最大的户型，可是房子由于采光较差，住在七楼的我们，白天也需要开灯照明。尽管如此，但并不影响我们对于这套来之不易的房屋的喜悦。那个时候通讯和交通都不发达，二郎山隧道也还没贯通，家具家电这些必需品还得从遥远的成都拉回，父亲是和另外两人一起商量着去成都买的家具家电，三家人的新东西是用一辆大卡车拉到康定的。那天我和母亲守在楼下，我盼着我的“小天地”，母亲或许找寻的是久违的归属感。

风景树

## 黄橙橙的蜜橘

杨力

很多年后，朋友一直回忆起那个秋天，成熟的蜜橘已经挂满枝头，在绿油油的树梢间露出灿烂的笑脸。有农家小孩如他小时候一般，顽皮地在橘树下玩着藏猫猫的游戏，间或偷摘一两个蜜橘分食，然后在大人的伴笑声中一哄而散。

而彼时秋阳高悬，朋友正躲藏在路旁的树荫下，翘望着远处的班车沿着土路蹒跚而至，穿着碎花衣裤的妻子像一只蝴蝶，精力全部倾注在蹒跚学步懵懂无知的小女儿身上。母女二人都是那样漂亮，她们都是朋友心中不舍的宝贝。

朋友身后蜿蜒的土路上，一个年迈的妇女正提着篮子匆匆赶来，她是朋友的朋友。在去的一天里，朋友携妻带女，挤了时间回家看父母。本来相隔的距离也就几十公里，但忙乱无序的日子总能让朋友找出一万条理由难得以探望一次。这次回来，母亲的气色已不如年前所见，朋友心有所感，倒是母亲一脸无谓。而农村的日子不比城里，妻女对乡下的索然无味催生了朋友早回的念头，原本几天的休闲只在一个晚上之后便换成了回城的行程。

母亲的不舍流露在眼睛里，儿是她的宝贝呀，相聚短也只得埋在内心深处，她宁愿相信儿子很忙而不忍拖后腿，催儿子一家快快回城。那天中午，母亲坚持要送他们出门，母亲陪着儿子走了两里多的路突然想到什么，转身迈着碎步跑进了路旁自家的橘林里。

朋友一家快登上班车的时候，提着篮子的母亲终于赶了上来。满篮子黄橙橙的蜜橘，让车厢里所有的人都露出了艳羡的目光。班车慢慢启动的时候，母亲在车窗外使劲挥手，那一刹那，朋友似乎看穿了母亲眼

我喜欢野外，特别喜欢漫山遍野的红叶。我常常惊叹大自然的神奇，一夜之间能让层林尽染，尽显大自然色彩之美。

上个星期六的早晨，我正计划到某地看风景，忽然接到了母亲的电话。我心里一紧，这不是老家出了什么事吧。“这个星期放假了吧？”母亲大声地说，“把媳妇带回来看看，家里好大的变化，好多人都来看呢。”听着母亲的大嗓门，心里的石头落地了。她有高血压和糖尿病，我是担心她的身体。老家有什么好看的，除了山还是山，我心想。“妈，今天我刚出去呢，听说罗田的红叶好看，想去看看。”我跟母亲解释着。“啥？红叶？你还要跑到别的地方看红叶啊？”母亲又提高了嗓门，像别人不知道她在打电话似的，“我们这里多的是，城里好多人来看呢。”我心里一喜，老家什么时候有红叶的，一直不知道呢，不然就回去看看。

听了母亲的召唤，我们一刻也不愿停留，马上驱车赶回几百公里外的老家。到老家时已是下午，远远地就看到后山有一片红树林，在绿色的松树中格外抢眼。母亲笑盈盈的，指着那片红树林说：“那是你爸爸去年栽的，当时我还不让他栽那些闲树，没想到现在怪好看的。”我们连忙爬到后山近距离去看，真是美得不可收拾。高高低低的山坡上，栽满了枫树和水杉，还有乌桕树。金黄的银杏，红红的杉杉，多情的枫叶，还有那红得发紫的乌桕树叶，构成了一道明丽的风景。这些风景树虽不高大，但已长成好看的模样。地上有许多脚印，应该就是母亲说的城里人来观赏留下的。

“这些是爸爸栽的？”我疑惑地问母亲，父亲种了一辈子庄稼，哪有闲心去栽风景树。前几年你爸爸就想栽，四处寻好的树苗。去年正好村里搞美丽乡村建设，送来了一些风景树，母亲高兴地介绍着，“你爸爸就在后山上栽下了，天天扛着锄头挖乌桕树来栽，他说你们喜欢看风景，他就在老家种风景。”原来是这样啊，父亲是“筑巢引凤”想我们回家看看呢。

我看着那片风景树，想象着一幅画面。入秋后树叶黄的黄红的红，父亲坐在树下，喜滋滋地看着来观赏的人。如果父亲突然发现了我们，那他一定是最高兴的。父亲把风景树种在老屋的后山上，从此也种在了我们心里。